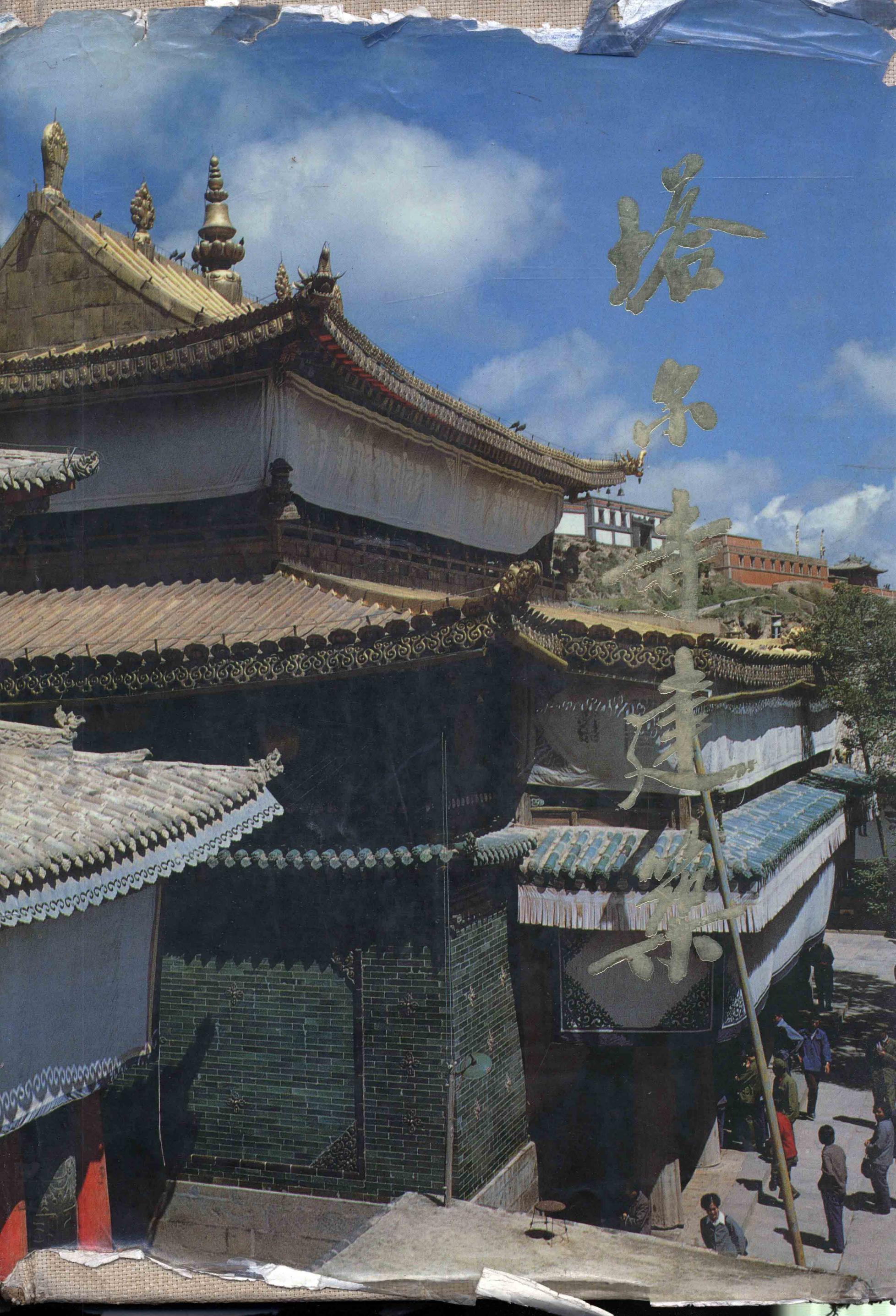




22.1
C46

塔 尔 寺 建 筑

陈
梅
鹤
著



责任编辑 乔 匀

封面题字 沙孟海

装帧设计 黄锺骏

摄影 陈小力

塔 尔 寺 建 筑

陈 梅 鹤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8 印张: 37 字数: 157千字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 95 元

统一书号: 15040·4658

出 版 说 明

塔尔寺是中国喇嘛教黄教派六大寺院之一。在塔尔寺极盛时期，曾有僧徒三千六百多人，佛殿、经堂、学院、公署等二十多组建筑群，房屋七千一百余间，是中国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座喇嘛教寺庙。

这座寺院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仁庆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纪念塔前建小寺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历史。

青海湟中鲁沙尔镇这个地方，所以能够建造起这样一个大寺庙，是同明、清两代对喇嘛教黄教派的尊崇分不开的。在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间，自始至终都是利用喇嘛教来实现他们对蒙、藏等少数民族的统治，在蒙、藏等族的民众中，大力提倡信奉喇嘛教，对喇嘛教中黄教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倍加尊崇。因为塔尔寺这个地方是宗喀巴的诞生地，又处于西藏与中原交通的要冲，所以发展成为一个黄教圣地的大寺院。

塔尔寺建筑融合汉、藏建筑的优良传统，吸收青海地区一些建筑特点和装饰艺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经过匠师们几百年的辛勤劳动和创作，在布局、造型、装修、色彩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好作法，好经验，其中不少是值得今天借鉴的，只是还挖掘得不够，研究得不够。应该说，塔尔寺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我们组织编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和保存这一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使它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一、概 论	(1)
佛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兴盛	(3)
宗喀巴的诞生与塔尔寺的建立	(4)
塔尔寺的形成与发展	(6)
塔尔寺的地理及现状	(8)
塔尔寺建筑的历史	(9)
塔尔寺建筑艺术的源流	(13)
塔尔寺建筑的设计思想	(15)
塔尔寺的寺院组织及宗教活动	(17)
图版	(23)
二、塔 尔 寺 建 筑	(41)
1. 殿 堂	(43)
宗喀巴纪念塔殿	(44)
三世达赖灵塔殿	(45)
弥勒佛殿(贤康)	(46)
大召殿(觉康)	(47)
喜金刚佛殿(官康)	(47)
九间殿	(48)
护法神殿(贡康)	(49)
长寿佛殿(夏卜塔拉哈)	(50)
大经堂	(51)
夏日经堂	(53)

2 . 学院建筑(扎仓).....	(53)
显宗学院(参尼扎仓).....	(54)
密宗学院(居巴扎仓).....	(55)
天文学院(丁科扎仓).....	(56)
医宗学院(曼巴扎仓).....	(57)
社火院(千巴扎仓).....	(57)
3 . 塔.....	(58)
门塔(曲登各依).....	(58)
菩提塔(香趣曲登).....	(59)
八宝塔.....	(59)
太平塔.....	(60)
镇山塔.....	(60)
4 . 活佛公署.....	(60)
大法台公署(大拉朗).....	(61)
阿嘉活佛公署(阿嘉噶哇).....	(62)
赛多活佛公署(赛多噶哇).....	(63)
巴周活佛公署(巴周噶哇).....	(63)
5 . 寺院“民居”(扎康).....	(64)
6 . 宗教服务性建筑.....	(65)
图版.....	(67)

三、塔尔寺的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 (169)

1 . 总体布局.....	(171)
总体特征.....	(171)
布局构思.....	(173)
园林组景.....	(174)
2 . 细部处理.....	(175)
柱式.....	(176)
梁枋.....	(177)

斗拱	(178)
屋顶	(179)
门饰	(181)
廊的装修	(182)
天花吊顶	(183)
室内陈设	(184)
墙面装修	(185)
砖雕艺术	(186)
建筑色彩与建筑彩画	(187)
3. 建筑艺术分析	(189)
建筑与大自然紧密结合	(189)
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的统一	(189)
别具特色的空间艺术	(190)
藏、汉、回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190)
建筑具有创新精神	(191)
4. 塑像艺术	(192)
5. “三绝”	(193)
油塑(酥油花)	(193)
壁画	(196)
堆绣	(197)
图版	(199)

附 录

附录一：塔尔寺大事记	(273)
附录二：宗喀巴纪念塔修建沿革表	(277)
附录三：达赖世系年表及事记	(278)
附录四：班禅世系年表及事记	(279)
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81)

一、概 论

全 册 一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各族人民经过历代辛勤的劳动，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这些文化遗产，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体现在各类古建筑上。各朝代留下来的古建筑，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生产技术和艺术水平，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聪明才干，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工巧的结晶。

青藏高原是中国汉、藏、回、蒙、土、撒拉等民族集居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在各自居住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文化艺术，建造了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建筑。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要算青海的塔尔寺了。它是青藏高原上一株艺术之花，吸引着人们向往和悉解。

塔尔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青海省东部湟中县鲁沙尔镇境内，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27公里。那里群山环抱，溪壑纵横，古树丛林，优雅安静。它是喇嘛教黄教派六大寺院之一。（黄教六大寺院是：西藏的噶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和青海的塔尔寺。其中以西藏的噶丹寺和青海的塔尔寺为最著名。）

塔尔寺原名“塔儿寺”，得名于宗喀巴纪念塔殿内的宗喀巴纪念塔，藏语称塔尔寺为“贡本”^①。清朝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穆宗（载淳）重赐寺名为“梵宗寺”，但原名塔尔寺已被人们习用，“梵宗寺”这一名称未能流传下来。

塔尔寺的兴建、发展不仅因为这里是宗喀巴的诞生地，而且与佛教在青海的传播、兴盛，以及它的政治、历史背景，经济和地理条件都密切相关。

佛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兴盛

佛教约在公元七世纪开始传入西藏。松赞干布时期是西藏佛教初兴阶段。松赞以前西藏有一种苯教，专作祈禳等法。松赞干布娶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王之女拜木萨为妻。这两位远嫁异乡的公主都笃信佛教，在他们的影响下，松赞干布皈依了佛教，并定佛教为国教。当时西藏已有了统一的文字，开始翻译佛经，建立佛教寺院，供奉圣像，便于人们修福朝拜。佛教在西藏，经过几百年的斗争，终于战胜了苯教，并吸收了苯教的一些内容，形成一种带有地方特点的喇嘛教。可见，喇嘛教是佛教的一种地方形式，是佛教中的一派。

喇嘛教从八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传入青海。最初传入的是喇嘛教的宁玛派，它是随着“吐蕃”势力向东发展而传入的。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吐蕃”首领朗达玛，灭西藏佛教，宁玛派一些僧人纷纷来青海避居，并讲经传播教义。宁玛派初期僧侣均戴红帽，一般人俗称它为“红教”。

元朝初期，西藏喇嘛教嘎举派又传入青海。这一派的“嘎玛嘎举”，即二世教主噶玛巴哈，受元封册为“帝师”，在青海玉树一带传教。由于借助元帝的政治势力，这一派很快就在青海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人们称它为“白教”。

喇嘛教的萨迦派约在公元1245年以后在青海开始传播，到了十四纪中叶，在青海建立了许多寺院，特别是在青海湖周围地区及黄河南北之地，建寺数十座。那时由于萨迦派受朝廷封册的喇嘛较多，它的势力压倒了宁玛、嘎举两派，俗称它为“花教”^②。

以后，宗喀巴改革了西藏喇嘛教旧派，创立了格鲁派。西藏的宗喀巴弟子及僧侣来往于青海、蒙古、北京之间，广事宣传格鲁派教义。宗喀巴的大弟子释迦也夫先后两次到北京受明朝封册，路过青海宣扬格鲁派教义，在今青海民和县马营等地修建灵藏寺、弘化寺。后来格鲁派僧人又在青海同仁县隆务地方建隆务寺。这时原在青海湖周围及黄河南北地区的萨迦派寺院，先后改宗为格鲁派。因此，格鲁派很快就发展和兴盛起来，在青海东部地区形成一家独盛的状况，隶属于格鲁派的喇嘛教寺院，在青海境内达六百余座。格鲁派教徒以戴黄帽作为戒法重振的象征，成为这一派的标志，故称为“黄教”。

“喇嘛”这一名称，据历史资料，清朝以前没有这种称呼。清乾隆作《御制喇嘛说》一文之后^③，随之称西藏地区流传的佛教为“喇嘛教”。“喇嘛”藏语原意是“上师”或“师长”，这是佛教中对高僧的尊称。原指有地位，有学问，有较深修养而能为人师表、领人修行的僧人。现在已成为藏、蒙、土族信徒对“经师”或“转生喇嘛”的通称。

宗喀巴的诞生与塔尔寺的建立

喇嘛教黄教始祖宗喀巴原名叫罗桑智华^④，“宗”是湟水，“喀”是水滨，即湟水滨人之意，“宗喀巴”是信徒们给他的尊称。随着黄教教义的传播，势力的发展，喇嘛们很崇拜他，称他为“宝贝佛”。在各地黄教寺院中都供奉有宗喀巴的塑像。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宗喀巴诞生于今塔尔寺所在地,父名龙本格,母名香萨阿趣,是纳书族人。父母所生六个子女,宗喀巴是第四子,三岁时由父母送往湟中峡峻寺(在现平安县境内)出家,拜高僧噶玛俄瑞多杰为师,法名公尔娘五。七岁时又拜端朱仁庆为师,去化隆夏峻寺学经十年,取经名罗桑智巴。十六岁赴西藏求学,在前、后藏各教派寺院访师问道二十余年。晚年精通佛学,博通显、密宗,著译甚多,常在各寺院讲经说道,因此名声远扬,为全藏喇嘛教徒所推崇。

当时西藏正是喇嘛教萨迦派(花教)处于衰败之时,僧侣不重经典,不守戒律,而多骄奢淫逸,遍使咒邪,甚至以吞刀吐火之术来惊世炫俗。宗喀巴立志改革旧教,取各教派之长,提倡先显后密,重苦修,严戒律,禁止娶妻,使教义形成一个新的体系,另立一派称为“格鲁派”(黄教)。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召开“默朗钦波法会”,聚集八千余僧人,正式打出“格鲁派”的旗号^⑤,同年在拉萨东修建了黄教第一所寺院——噶丹寺。以后门徒又分别建了哲蚌寺(明永乐十四年)、色拉寺(明永乐十六年),在日喀则建扎什伦布寺(明正统十二年),从此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兴盛。

相传宗喀巴赴西藏多年未返故乡,其母年迈念子心切,写了一封信给宗喀巴,并附了她的一束白发,试图打动他回家之念。当时宗喀巴忙于研究经典和改革宗教,不能回家,为安慰老母,写了一封回信附上自己的画像和狮子吼佛像一尊。信上说,若再想念我,可在我的诞生地建一塔,内装狮子吼佛像,就如同我回来了,而且佛教也会兴旺起来。宗母接到信后,发愿建塔,次年(约公元1380年左右)在当地信士的赞助下,在宗喀巴的诞生处建了一塔,名为“莲花塔”,成为当地信徒们瞻礼朝拜之地,这是塔尔寺之始建。

这座塔因系纪念宗喀巴而建,前后更名或重建达十多次(详见附录二:宗喀巴纪念塔修建沿革表)。宗喀巴晚年精通佛学,道高德望,信徒们为了纪念他讲经,在他讲经纪念日将原塔改名为“胜利塔”。后来宗园寂于噶丹寺,又改名为“涅槃塔”。到宗“转生”之时^⑥改名叫“降凡塔”等。

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僧人仁庆宗哲加措在塔前建了一座修行小寺,有十余喇嘛在此诵经,这是塔尔寺建寺之始。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又建弥勒佛殿,内塑佛像十二尊,称为“贡本贤巴”。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寺院主持人宗哲坚参桑布及施主扩建了僧人住所,规定每年正月举行法会,从此以后佛殿、僧舍不断增加。由上述可知,

塔尔寺之建立是与宗喀巴的历史紧密相关的,又因是先建塔后建寺,故名为“塔儿寺”,到了清初才称为“塔尔寺”(其意是塔的寺)。

塔尔寺的形成与发展

塔尔寺的建立是与宗喀巴的历史有关,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却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明、清统治者对喇嘛教的提倡和扶持。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对边疆藏族沿袭元朝策略,采取“用其俗而柔其人”,“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的办法^⑦。并召被元朝封号的僧侣入朝授官。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以后,喇嘛教上层僧人常到京都朝见皇帝。明朝皇帝都分别给以优遇和封赠。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廿二年(公元1424年)宗喀巴的大弟子释迦也夫前后两次到京受册封。这段时期受封的喇嘛多被皇帝敕赠以“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等。明宪宗、孝宗、武宗三个皇帝(公元1465 ~ 1521年)都深崇喇嘛教,来京僧人也多封以“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称号。同时在明洪武时期,就在西宁设置僧纲司,以扶持监督管理喇嘛教。清乾隆时期册封的八大“呼图克图”^⑧中青海就有七个,塔尔寺的阿嘉活佛^⑨就是其中之一。

塔尔寺不仅受到明、清统治者的扶持和赞助,而且受到西藏宗教上层人物和历代达赖、班禅^⑩的重视和关注。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由申中昂守从海南仰华寺请达赖三世索南嘉措来塔尔寺讲经说道,达赖嘱咐当时寺院主持僧宗哲坚参桑布及施主们扩充寺院,为僧人建住所。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从蒙古回西藏,路过塔尔寺,见寺院僧侣与民众杂居,僧俗不分,命当时主事鄂赛尔嘉措为第一任法台,整法规,隔僧俗,建立讲学制度。此后,青海、蒙古、西藏的百户、千户、牧主等又屡施巨款,兴建寺院。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迎四川理塘“灵童”噶桑嘉措至塔尔寺,认其系达赖六世“转生”。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式册封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派重兵控制西藏 青海、蒙古各部,并派兵护送七世达赖由塔尔寺赴拉萨坐床,从而提高了塔尔寺的地位。为了纪念七世达赖由塔尔寺入藏,扩建寺院举行瞻礼大会,信徒们集聚膜拜达

数万众，商贾云集，从此为宗教服务的手工艺品也发展起来，在塔尔寺之邻形成了集市小镇，即现在的鲁沙尔镇。从这之后，塔尔寺瞻礼朝拜的盛况历年不衰，成为黄教圣地，为黄教六大寺院中最著名的寺院。

清乾隆皇帝册封塔尔寺喇嘛，敕宗喀巴纪念塔殿一面金匾，上书“梵教法幢”。这时塔尔寺更加兴旺发展，盛时有僧侣三千六百余，最多时竟达五千余人。寺院建筑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成为青藏高原一座“宗教城”。

塔尔寺不仅是青海著名的宗教寺院，而且也是一座巨大的宗教学府，培养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喇嘛和高僧。一般喇嘛在塔尔寺经过学习深造，可成为有学术地位，受人尊重的人，死后也可寻找转世“灵童”，立塔为念。

塔尔寺按照印度佛教中的五明学术(即内明、因明、医明、工巧明和声明)，设立了四个学经的扎仓(学院)，即参尼扎仓(显宗学院)、居巴扎仓(密宗学院)、丁科扎仓(天文学院)、曼巴扎仓(医宗学院)。

除了四大扎仓之外还有“社火院”，称为千巴扎仓，以及制作酥油花(油塑)的上、下花院。

塔尔寺地区土地肥沃，早先这里是一个水清山绿的好牧场，附近居住有藏族的六个自然部落，即：希纳族(今湟中县西拉川)、祁家族(今湟中的祁家川)、龙本族(今互助南光台子)、兴均族、梅仰族和西河坝族。他们信奉喇嘛教，从事农牧业生产，为塔尔寺的兴建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培养了当地自己的建房工匠。

随着塔尔寺宗教势力的发展，寺院的经济力量日益雄厚。塔尔寺周围属于寺院的村庄(亦称庄头)较大的有三个，共有三千一百多户人家。据查田统计寺院土地有九万零四百余亩。庄头的人都在寺院的土地上劳动，开垦土地，交租出劳工，受尽了寺院上层分子的压榨和剥削，连他们使用的牲畜、农具、籽种和住房均属寺院所有。

寺院除了收租之外，还有两项巨款收入。一是募化，派僧侣赴西藏、蒙古、四川及青海其他地区，向藏、蒙王公千户、百户及信民募化布施；二是经商，派喇嘛去京、沪、宁、汉各埠贩卖货物，又入西藏贩卖当地民众所需物品，从中牟利。寺院许多活佛公署就是靠这些收入兴建和扩建起来的。所以寺院上层人物的寺主、活佛、管家、僧官等，既是寺主又是牧主、地主。其实权超越了宗教，而是政教合一了。所以历史上塔尔寺虽几

经战乱和火焚^①，仍兴盛不衰，这是因为它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塔尔寺隶属寺院有十三个，还与西藏、内蒙、甘肃等地的寺院连属，形成一个庞大的黄教网。这说明了塔尔寺政治、经济、宗教极盛的状况。

塔尔寺的地理及现状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东部湟中县境内，海拔2661 ~ 2786米，气候干燥，夏季平均气温为14.4℃，冬季平均气温为-11.3℃。相对湿度65%，主导风向为西南风。这个沟壑纵横的地带，群峰起伏，寺院周围由八个山峰包围，成莲瓣状，故此称为莲花山。塔尔寺建于莲花瓣中的玉迟供玛山(东山)和岑克朵尔山(西山)之间的夹长沟谷地带。

从西宁经平坦广阔的田野，顺南川河而上，转辗经缓坡公路至大南川水库，穿过密集的树林至湟中县城鲁沙尔镇，从镇中心向南入塔尔寺。另外沿水库畔也可绕过丛林，经新建公路而至寺(1—14)。

这里地势南高北低，总体布局为X型。寺区有小溪从南向北穿过，建筑沿溪壑依山面沟层叠修建。寺的主要建筑布置于岑克朵尔山的平坡和山腰地段。建筑自由分布，高低错落，构成了丰富多变的空间和交错起伏的画面。

寺院东为玉迟供玛山(“玉迟”是达赖讲经台名，“供玛”是指台上下的地方)。南为供巴龙哇山(“供巴”为喇嘛名)，西为岑克朵尔山(是太阳开始光照的地方)，北为冬无拉山(达赖在此讲过经的地方)。寺院西北与鲁沙尔镇相联，此处原名“拉次夏东”，为麝香、鹿出没之地。东北角是平坦的缓坡地，叫黄刺滩，生有茂盛的“黄刺”植物。西南角为“居巴供”，是苦修僧人修行之所。东南角为“毒出龙哇”，是喇嘛死后天葬之地。这一地带林木茂密，古松成荫。马步芳统治时期，为修建兵营，将木伐光，变成了童山，经多年整复，才成为现状(1—2、3)。

塔尔寺经过四百余年的兴建、扩建、重建，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建筑有：宗喀巴纪念塔殿(俗称大金瓦殿)、弥勒佛殿(显康)、大召殿(觉康)、喜金刚佛殿(官康)、护法神殿(俗称小金瓦寺)、长寿佛殿(俗名小花寺)、三世达赖灵塔殿(谈千前巴)、大经堂、九间殿、夏日经堂(俗称树园子)、转轮经藏殿和祈祷筒殿等十二座。还有显宗学院(参尼扎仓)、密宗学院(居巴扎仓)、天文学院(丁科扎仓)、医宗学院(曼巴扎仓)等四大学院建筑。此外还有活佛公署(噶哇)

二十余座,其中阿嘉、赛多、巴周、却西、米那、加亚、乌都苏、西那等十八处噶哇保存较好。另外还有大法台公署(大拉朗,亦称班禅故居)、寺院办公处(大吉哇)、四大学院办公处(小吉哇)以及印经院、大茶房、上花院(争扎夺康)、下花院(争扎迈康)、“社火”院、尕公馆等,另有一般喇嘛、阿卡住居(扎康)四十余院。寺院周围建有金刚亭数座。整个寺院占地面积共约六百余亩。当然,现在规模已远不如塔尔寺最兴盛时期了,许多建筑因年久失修已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每年拨专款对主要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塔尔寺建筑的历史

塔尔寺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了四百余年的历史,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 初建(早期)、繁荣(中期)和衰落(后期)。

早期(初建期),从明嘉靖年间(公元十六世纪中叶)至明末(公元十七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是塔尔寺初建时期,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仁庆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纪念塔前建小寺起,最初只有十余僧人,后增至三十余人。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建弥勒佛殿,称贡本贤巴,内塑弥勒佛像。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寺,命寺院主持人宗哲坚参桑布扩充寺院,为僧人建住所,并建达赖公寓(达赖行辕)。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从蒙古回西藏,路过塔尔寺,命寺院主持人鄂赛尔嘉措整新寺院,使僧俗隔居,并整敕法规。此后寺院兴盛,僧侣渐增。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俄日坚措出钱并主持在宗喀巴纪念塔殿北侧建大召殿(觉康)。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塔尔寺附近六族千户头人,在现九间殿地址建佛堂,藏名“德省桑杰康”,即三世佛堂,成为喇嘛传经之所。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什那朗索土司主持修建喜金刚殿,内塑密宗欢喜佛像。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蒙古郡王多土达王爷出钱在宗喀巴纪念塔殿前建了一座三十六根柱的汉式建筑——经堂。随着僧人的增加,喇嘛住居也相应修建起来。此时塔尔寺建筑已初具规模了(1—18)。

这个时期的主要建筑活动是围绕宗喀巴纪念塔殿建起了弥勒佛殿、大召殿、喜金刚殿、小经堂,三世佛堂等。

早期殿堂，多是采用汉式明代营造手法的殿堂式建筑，其代表作是弥勒佛殿。它完全是按明制建筑法式建造起来的，但构造较中原建筑粗糙，反映了当时青海地区的生产水平，带有地方特点，为后来建寺开辟了一条途径。

塔尔寺早期建筑，由于当地部族还处于游牧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都较低，同时也因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受西藏文化艺术影响很小，建寺多用汉族工匠，故形成了汉式传统宫殿式建筑形式，只是在细部处理及色彩调用上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除了塔尔寺以外，这个时期在青海东部修建的喇嘛教寺院还有：乐都的瞿昙寺，同仁的隆务寺，互助的郭隆寺（今佑宁寺），海南的仰华寺（后两寺已毁）。这些寺院建筑代表了青海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它们是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艺术，结合当地的条件而兴建起来的。

中期（繁荣期），从清顺治初年（公元十七世纪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公元十八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是塔尔寺繁荣、兴盛时期。清初为了统一中国，征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缓和民族矛盾，清朝廷对甘（肃）、青（海）地区仍沿袭明朝的制度，采用了“因其教不易其俗”和“以俗习为治”的政策，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藏、蒙、土族民众。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在今大通桥头镇东北建郭莽寺（后改名广惠寺），以扩大宗教影响。顺治十年（公元1654年）正式用金册玉印封赠达赖神职。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又用金册玉印封赠班禅神职。此外还在青海喇嘛教系统中先后封了十一个“呼图克图”（其中塔尔寺二个），五个“班智达”（学者之意），四个“诺门汗”（蒙语法王之意，塔尔寺一个），七个“堪布”（主持僧或戒持师），六十五个“仓”（指活佛，塔尔寺十个）等神职^⑫，大力扶持喇嘛教势力。同时，西藏宗教上层人物途经青海来往于京、藏之间，也日益频繁。他们在青海积极宣扬喇嘛教教义，鼓励藏、土、蒙各族民众出家。这时青海的各寺院都有很大的发展，塔尔寺比其他寺院更加兴盛。不仅对原有建筑进行重建、扩建，而且新建了五十二座不同规模的建筑。雍正时期塔尔寺已发展成为“殿瓦皆镏金”，“宏敞壮丽，兹寺为特”的盛况了^⑬。全寺共有房屋七千一百余间，喇嘛三千六百余人。

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青海蒙古郡王额尔德尼·吉日昂，布施黄金一千三百两，白银一万两改建宗喀巴纪念塔殿为金顶。在此之前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塔尔寺十六任法台^⑭阿嘉协列藏吾，用五千两银子主持重建了经堂，扩建成为有八十根柱的平顶